

# 江湖三女侠（下）

## 第二十五回 无意发藏书 坐行梦梦 有心求伴侣 误会重重

冯琳自那日撇开了李治之后，来到年家，交出了年羹尧的信物之后，住到那个大园子里。园子已经荒废多年，年遇龄本不敢让她去住，冯琳微笑显了一手武功，随手拾起一颗小石，将庭院中一棵槐树上的鸟儿打落，年遇龄想起自己儿子的许多异事，又见了她的本领，心想这小姑娘既然是儿子叫来的，必然大有来历，稍事打扫之后，就由她搬进以前钟万堂住过的那间书房。

冯琳走进荒园，只觉心神动荡，到了书房之后，更觉这个地方好像来过一般。苦苦思索，却是想不起来。年羹尧要她住到花园里去，原有很深的用意。因为冯琳吃了允禩的迷药，失掉记忆，对进皇府之前的旧事，再也记不起来。因此年羹尧想让她住在旧时住过的地方，好触发她的思想，恢复她的记忆。

可是冯琳失掉记忆已有多多年，虽觉这园子地方好熟，仍然想不起来。住了几天，园子的每个角落都走到了，恍惚记起，这些地方，都是自己旧游之地。可是自己什么时候到过这个园子，却记不起了。再转念一想：自己和年羹尧是最近才认识的，怎么会到过他的家中？心中疑虑不定，过了半个多月，心中才渐渐安静下来。

一晚，冯琳在园子里徘徊，苦苦思索，忽见墙头上黑影一晃，先后有两个人跳了进来。

冯琳一看，见这两人身法虽颇矫捷，轻功却非上乘，她掌心本已暗扣两柄喂毒飞刀，待要发出，转念一想，却又止住。只听得前头那人道：“这里就是钟万堂生前的地方了，咦，怎么房间里有灯光？”他的同伴道：“难道那女娃子还在这里？”前面那人笑道：“绝对不会。我确实打探清楚，就在钟万堂死的那天，她已被双魔抱进皇府去了。”冯琳听得“钟万堂”三字，心头又是一震，心道：怎么这个名字好熟！后面那个夜行人又道：“莫非年羹尧留有人看守？”他的同伴道：“年羹尧现在在北京，忙着替允禩夺位，他哪里还有闲心顾着这个园子。”后面那人道：“年羹尧诡计多端，不可不防。”两人悄悄商议一阵，各自取出一个形如鹤嘴似的东西，走到窗子下面，冯琳也不知道他们干些什么。过了一会，两人推门进去。冯琳悄悄的从花树丛中钻了出来，身形一起，飞上屋檐，用个“珍珠倒卷帘”的姿势，双足勾着屋檐，悄悄向下张望。

屋内的那两个夜行人面面相觑，好像甚为惶惑。原来他们以为屋内有人，所以用那形如鹤嘴似的东西，把“鸡鸣五鼓返魂香”喷入里面，不料一到屋内，却发现杳无一人，这乃是夜行人的大忌，不禁慌了。一人再跃出外面，四面张看，冯琳缩在檐脊，那人张望一回，回到屋内，道：“奇了，真没有人。”他的同伴道：“不管它有没有人，咱们快搜。”两人翻箱倒篋，看见冯琳的衣裳。十分奇怪。一人道：“难道邝师叔那个外孙女儿又回来了？”另一人道：“她在皇府里住得好好的，怎会回来，别胡猜吧。”继续搜查，用刀剑铁凿，在墙壁地上乱刺乱插。冯琳看得好生纳罕，心道：难道这里埋有什么重宝不成？过了一会，两人将她睡的那张大床也搬过一边，在床底搜探，又用铁凿挖土，忽闻得金属相触之声，一人道：“找着了！”挖出一个铁匣，左弄右弄，却弄不开。同伴道：“拿回去再设法吧。”先前那人道：“不知里面藏的是不是那本书，若然不是，岂不白白辛苦一趟。”摸出一柄缅甸刀，道：“待我把这铁匣斩开。”他的同伴道：“当心点，可不要弄坏匣

中藏书。”话声未停，先前那人已一刀劈下，蓦地里火星蓬飞，铁匣一开，两柄飞刀电射而出，那人猝不及防，给飞刀射中心窝，惨叫一声，当场倒地。另一人闪过一边，过了一会，见无异状，再上前去，将匣里的书拿了出来，看了一眼放入怀内，大喜笑道：“总算找着了。”把尸首踢过一边，道：“师哥，明年今日，我替你做周年祭。书已找到，你在九泉之下，也当瞑目了。”反身走出屋子。冯琳心道：这人好坏，叫他也吃一刀。那人刚刚走出屋子，给冯琳一口飞刀，也正正插中心窝，倒地惨叫，片刻之后，也随着他的师兄到黄泉路去。冯琳跳了下来，先掏出那一本书，只见封面写着“金针度世”四字。又进屋内拾起那铁匣中射出的两柄飞刀，看了一眼，不觉大吃一惊！

那两柄飞刀的形式和自己的完全一样，冯琳再察看那两人的伤口，中毒的徵象也相同。又惊又疑，心想：韩伯伯说我所用的喂毒飞刀乃是独门暗器，江湖之上，无人会使，何以这铁匣中所射出的飞刀，和我的完全同一家数？

原来冯琳自小跟随钟万堂，学成了夺命神刀的绝技，被双魔抱进皇府之后，本性虽然迷失，小时所学过的武艺，却未忘记，她那一匣二十四把毒刀，也仍带在身边。四皇府中高手如云，冯琳因得他们喜爱，每人都传她武艺；其中韩重山乃是使暗器的高手，见了她所使的飞刀，便知是傅青主这一派的真传，韩重山拿了她的飞刀，细心研究，不消几天，连淬炼飞刀的毒药，也研究出了。但韩重山自己是一派宗祖，不愿使用别派的暗器，所以只传了冯琳淬炼飞刀的方法和配制解药，并指点她的手法，自己却不使用。钟万堂死后，无极派没有传人，年羹尧虽也学得几成，但以年羹尧的身份，自然不会再在江湖行走，所以韩重山才会对她说那一番话。冯琳也以为飞刀之技是出于韩重山所传，根本记不起有个“钟万堂”了。

冯琳想来想去，想不明白，只好把那两个尸首悄悄埋了。收拾好房之后，展开那铁匣中的藏书一看，又吃一惊，吃惊之后，又不禁喜出望外！

这本书分上下二卷，上卷共十三篇，前三篇是内功窍要，后十篇则是拳经剑诀。下卷十二篇全是医书。冯琳先看拳经剑诀，觉得有些手法还不及自己所学的厉害，但再看前三篇时，则觉其中深藏奥义，精妙无穷。冯琳本来从李治那儿，学了一些修练内功之法，可是因为李治本人尚未达到炉火纯青之境，有许多都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；而且又是出于口授，东鳞西爪，有如一盘散珠，串不起来。看了书后，顿觉脉络分明，以前所学的，非但能用书中之理一以贯之，而且悟了许多精义。要知傅青主乃是内家正宗，武功虽然不及白发魔女的辛辣，但照他的方法修习内功，比起白发魔女这一派来，却要事半功倍。

冯琳天资颖悟，自此在花园的静室里依书修练，过了半年，进境神速。连书中的拳经剑诀，也全学了。这一日偶而翻阅下卷，冯琳本不耐烦阅读医书，翻了十多甘页，忽见其中载有医治迷失记忆的方法，看了半天，看不明白。原来这乃是傅青主当年为桂仲明的“离魂症”所作的一个医案，傅青主精心研究医学，当年桂仲明之病，虽然是靠冒浣莲之力治好，其中经过，得意外之助颇多（桂仲明之怪病，事详拙著《七剑下天山》）。傅青主心想治病不能全凭巧合，因此殚精竭智，想出了医治这一类“离魂”怪症的方法，所用的方法大致相当于近代的催眠术，冯琳毫无医学基础，所以看不明白。

冯琳虽然看不明白，但却因此有所触发。心想：自己对幼年之事，每每想不起来，问那些叔伯，也是语焉不详，而且各人所言，颇有差异，莫非自己也患有这种“离魂”的怪症。这样看来，这本书倒大有用处呢！随手翻阅

下去，翻到最末一页，忽见有几行写道：“字谕夔尧徒儿：此书乃你傅祖师一生心血，你当珍而藏之，并凭此书为据，接掌无极派门户，钟万堂。”原来钟万堂生前，耗尽心血，把年夔尧训练成文武全材，本意就是想他继承无极派的衣钵，不过因为年夔尧还未长大成人（钟死时年夔尧方十四岁），所以没有将这本书传给他。钟万堂为了预防给仇家突然所害，在书后留下那几行字，原有当作遗嘱的用意。后来钟万堂果真被双魔所害，临死之时，发现年夔尧竟是个心术极坏，背师叛道之人，这本书的藏处，也就没有告诉他了。

冯琳看了这几行字后，才知道钟万堂是年夔尧的师傅，不觉将一些事情联想起来，想道：这钟万堂不知是什么人，但他铁匣中的飞刀和我所用的一模一样，想必和我有点关联的了。但听那两个偷书贼所言，钟万堂此人已经死去，看来只好问年夔尧了。这一晚，冯琳对卷凝思，想到深夜，直到年夔尧来了，她才惊起。

年夔尧推门进去，忽见冯琳坐在房中，正在推开一本书，怔了一怔，笑道：“这么晚了，你还未睡吗？看的是什么书呀？”冯琳突然想起，这本书是钟万堂留给年夔尧的，若然给他看见，岂不是要送回给他？冯琳心中不舍，年夔尧伸过头来，冯琳将书一卷，放入怀中，道：“你这人真是，进来也不先叫一声。”冯琳浅笑轻颦，年夔尧看得痴了。问道：“你的伤全好了吗？”冯琳愕然不语，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年夔尧道：“你的功夫俊极了，比以前高明得多啦！……”冯琳凛然一惊，心道：莫非他已知我得了这本主书，年夔尧继道：““八臂神魔的毒爪厉害非常，你服了解药之后半个时辰就行动如常，真真难得！看你现在的面色，简直像没事人一样。”冯琳奇道：“我几时受伤了？”年夔尧笑道：“你这小淘气，和我开什么玩笑。你不想见双魔，我已把他们支开了。”冯琳莫名其妙，道：“你到底说些什么，我一点也不明白！”年夔尧道：“你今日午间和谁打架来了？”冯琳奇道：“我来了大半年，未曾出过园子，几时和人打架来了？”年夔尧见她神情，不似说笑，不禁大奇，再追问道：“你今日整整一日都在这房子里吗？”冯琳道：“我骗你做什么？”年夔尧睁大了眼，道：“我今日分明见着你嘛！”冯琳见他怪样，噗嗤一笑，道：“你见着鬼啦！”停了一停，忽道：“别说这些鬼话啦。我问你，钟万堂是你的师傅，是吗？”年夔尧双眼一翻，道：“唔，怎么样？”冯琳突然把手一扬，一柄飞刀向年夔尧迎面飞去。

年夔尧大吃一惊，伸手把飞刀接着，喝道：“你干什么？”冯琳嘻嘻笑道：“你接飞刀的手法和我一样。”年夔尧心道：“我和你同出一师传授，怎会不一样。”说道：“原来你是试我来了。”冯琳道：“那日我瞧不清楚你的手法，所以再试一次。”年夔尧道：“你试这个于嘛？”冯琳手托香腮，盯着年夔尧眼睛，又笑道：“你这个园子我好像来过似的？”年夔尧心中一跳，冯琳又道：“我和你好像也是以前相识似的？怎么他们一点也不告诉我呢？”年夔尧本性多疑，心念一动，想道：“这个野丫头精灵极了，她以前的说话不可全信。若然她不是和皇上闹翻，而是皇上派来试探我的，那可糟了。”冯琳见年夔尧眼珠转来转去，笑道：“你怎么不说话啊？”年夔尧道：“你怎会知道我师傅的名字？”这回转到冯琳一怔，一时间答不出话来。冯琳舍不得那本书，势不能说是从那本书上钟万堂所留的遗言知道的。年夔尧把她尴尬的神情看在眼里，越发起疑。想道：“若不是皇府的人告诉她，就是江湖上的人物告诉她了。她逃了出来已近一年，不知和什么人物来往，这层也不可不防。”冯琳眉头一皱，笑道：“你这人怎么如此多疑，你年大将

军声名显赫，你的事情，自然很多人知道了的了。”年羹尧道：“到底是谁告诉你的？”冯琳道：“我是听路人闲谈知道的。怎知那些人名字？”冯琳自以为这番话说得很为得体，殊不知又触了年羹尧之忌，年羹尧从钟万堂习技，其事甚秘，路人怎会知道。年羹尧哈哈一笑，道：“你几时学会骗人的？”冯琳道：“谁骗你啊？我问你的话你理也不理，却反过来盘问我，哼，我不和你好了！”年羹尧给她一逗，心痒痒的，拿不准她这天真无邪的神情是否假装，道：“好，你坐下来，我问你，你的飞刀是谁教的？”冯琳道：“是韩重山伯伯教的。”年羹尧摇摇道：“不是！”冯琳道：“那么是谁教的？”年羹尧正想说话，忽听得外面似有声响，急噓声说道，“快躲起来，待我看是谁来了？”冯琳抢一个鬼脸，躲到床后，年羹尧打开书房门一瞧，忽见了因手提禅杖，大踏步走来。

原来了因和董巨川铍羽而归之后，听得年羹尧回了老家，了因等五人出宫之时，允祯曾有密旨，要他们暗中监视年羹尧。了因倚老卖老，素来不把年羹尧看在眼里，这时又恨年羹尧不等他们，和董巨川商量道，“小年要我们替他卖命，他却回家享福，咱们找他去。”董巨川城府甚深，笑道：“他是三军主帅，我们没有他的召唤，又无紧要事情，怎好找他？”了因道：“告诉他，我们捉不到那个方今明，却碰着了那个野丫头，这些事情不紧要吗？”董巨川摇摇头道：“这些都是小事。”了因双眼一翻，道：“好，你不去我去”我们领有皇上密旨，又非他的下属，怕他什么？”提了禅杖，连夜闯到陈留。

年羹尧见是了因，吃了一惊，问道：“宝国禅师，何以深夜到来？”了因张眼四望，道：“小年，你和谁说话？”年羹尧道：“我在房里读书，你听错了。”了因道：“这间房就是钟万堂以前住的吗？”年羹尧道：“不错。”了因道：“雅致极了，好，我们进去坐坐。”不待年羹尧答话，径自推门进去。

年羹尧心中骂道：“你这秃驴，慢慢叫你知道我的厉害。”心中愠怒，面上却丝毫不露，陪笑说道：“禅师赏光，那好极了。”跟着了因进去。了因坐下来深深呼吸，笑道：“好香，像是小姐的闺房。”年羹尧道：“大师说笑了！”了因贼忒忒的四面张看，道：“绣花的枕头，大红的被褥，哦，小年，你回家秘密完婚，连我们也不告诉，该当何罪？”年羹尧道：“家母对我自小溺爱，我是独子，他怕我长不大，听一些三姑六婆的说话，把我当女儿看待，床铺被褥，都是女孩儿家用的，说这样可以化解灾殃，真真可笑极了。”那时民间风俗，把独子当女儿养大的非常之多。了因将信将疑，突然走到床前，轻摇床柱，年羹尧大吃一惊，了因笑道：“这张床也造得好精巧。我真想在这里睡一觉。”年羹尧本以为冯琳定被发现，那知了因摇了几摇，帐后一点声息都没有。

年羹尧好生奇怪，想道：“这鬼丫头怎么躲藏得这样好？”了因把禅杖一顿，坐在床上。年羹尧道：“我家中另有客房，不敢委屈大师住在这里。”说时面色已变。了因哈哈笑道：“我是个野和尚，和你说说笑话，休怪休怪！”年羹尧到底是三军主帅，了因不敢过于放肆。搭讪笑道：“我碰着那个野丫头了。她的武功比前高明得多，你说奇也不奇！”年羹尧又是一怔，道：“你也碰到她了？”了因道：“还有谁碰到她吗？”年羹尧道：“萨家兄弟吃了她的大亏。”当下两人各把日间所遇的事说了。年羹尧面色一端，道：“方今明捉不到，这事可要告诉皇上。”展开纸笔，作势要写奏折，了因不通文

墨，最不耐烦看人读书写字，道：“好哇，小年，你写奏折，要我在这里侍候你吗？”年羹尧巴不得他这样说，忙道：“我带你到那里大屋去。叫两个歌伎好好陪你。”年家是河南首富，家中歌伎，颇有名气。了因哈哈笑道：“这样还够朋友。”年羹尧将了因带出荒园，把管家叫来，吩咐他好好招待了因。然后，又一个人回到书房。

书房中灯光摇曳不定，年羹尧悄悄推开房门，梁上突然跳下一人，年羹尧道：“你这小淘气和我开什么玩笑。”跳下来的少女拔剑待刺，见来的是年羹尧，忽又缩手。年羹尧道：“刚才我和了因说的话你都听见了吗？了因也碰到你了，你还说你今天未出过这个房子！”那少女道：“谁是了因？”年羹尧道：“你装什么蒜，宝国禅师你都不认得吗？”那少女若有所思，道：“是那个手提禅杖又胖又凶的和尚吗？”

年羹尧哈哈笑道：“你真会说笑，你这话若教了因闻知，怕不把他气死！现在你认了吧？你是不是今日先碰见了因，后来才碰到双魔的？”年羹尧刚才在房中和了因各说今日之事，原意就是想叫冯琳听见，看看她的反应如何？那少女似乎颇为疑惑，道：“哦，原来那个胖和尚就是了因？我非但碰见他，还和他交手来了，怎么样？”年羹尧大喜道：“你到底说真话了。那么我也告诉你真话吧，你的飞刀不是韩重山教的，是钟万堂教的，我和你虽非兄妹，和兄妹也差不多。”说着，用手拉那少女，不料那少女衣袖一挥，“啪”的一声，打在年羹尧脸上。斥道：“嘻皮笑脸，动手动脚，想找死吗？”年羹尧愕然说道：“你怎么啦，装出这个凶样给谁看呀？”那少女宝剑一晃，斥道：“你是年羹尧，是不是？”年羹尧道：“我的好姑娘，这里可不是戏台呀！”那少女道：“你今日曾迫那个魔头给我解药，念在这点情面，可以饶你不死！傅青主的书呢？快拿来给我。”年羹尧道：“什么书呀？”那少女道：“你装什么蒜？不是你把书搜去了，为什么我遍找不见。”年羹尧心念一动，道：“就是你刚才看的那本书吗？哈，哈，哼！”心道：“原来我师祖的拳经剑诀是你拿去了，你的来历我也全明白了，却将我戏耍？”一手抓去，那少女横肘一撞，一个时捶，把年羹尧撞得倒退两步，刷的一剑刺去，年羹尧虎吼一声，顺手把一张椅子端起，迎着宝剑一挡。那少女剑招一发忽收，道：“恩怨分明，我不杀你！”脚尖一点，穿窗飞出。

年羹尧大怒，冲出书房，将她拦截。那少女对园中路径不熟，给他抄小路截着。年羹尧拔出允禛所赐的尚方宝剑，道：“你这丫头无情无义，你是听谁的差遣，到这里卧底来了？”那少女道：“哈，我饶了你，你还不让我走！”剑诀一领，一招“春风拂柳”，向年羹尧胸口便刺！

这少女不是冯琳，却是冯瑛。她下山之时，易兰珠吩咐她趁上邙山之便，可到陈留年家搜寻傅青主的遗书。她不知日间碰到的少年将军便是年羹尧，逃脱之后，养好精神，到了晚间，便施展绝顶轻功。偷偷来到年家，摸进荒园。她进来时，恰值年羹尧送了因出来，所以双方都没发现。

冯瑛进了房子，见灯花吐艳，锦幄犹温，分明是女孩子的闺房，而且房间的主人好像是刚走未久。大为奇怪。四处搜索，都找不到师傅所说的那一本书，搜来搜去，搜到帐后，偶然触动机括，墙上一道暗门倏然打开。冯瑛心想：这房间里古怪真多。走进暗门，但觉缕缕幽香，直扑鼻端，好似有人在这里藏过，冯瑛打亮火石，在夹墙里细细搜索，仍是找不到那本书，但却发现那另一端的暗门，可以通到外面。

原来这复壁暗门，乃是钟万堂当日为躲避仇家，暗中营造的。后来被冯

琳发现，年羹尧却不知道。当了囚徒进来之时，冯琳已悄悄的从暗门溜走。

冯瑛在复壁中搜不到傅青主遗书，回到房间，恰巧碰着年羹尧回来。冯瑛早听得师傅说过年羹尧是个叛国枭雄，本待将他一剑刺死，无奈他日间救过自己性命，所以手下留情，只图逃脱便算。

年羹尧却误会她是冯琳，不知好歹，仍然紧紧追来。冯瑛给他逗得发了脾气，展出绝妙的天山剑法，把年羹尧杀得手忙脚乱！

但年羹尧自幼得钟万堂传授，又得少林三老的指点，武功亦非泛泛，虽然不是冯瑛对手，但斗了三五十招，仍然未曾落败。

冯瑛不愿久战，连进几招，把年羹尧迫退之后，转身便走。年羹尧对冯琳虽然有意，但此时此际，见冯瑛对他连下杀手，已起了绝大的疑心，怀疑她若不是允禩派来试探自己，便是已和自己的仇家结成一气，二者必居其一。因此必欲得而甘心，恃着自己熟悉园中道路，一路拦截和她游斗。抽空还发出两枝告急的响箭，想把双魔招来！

花园甚为广阔，两人一路游斗，翻过了几座假山，直打到了花园的西北角上。就在这时，忽听得东边也传出了叱咤厮杀之声，年羹尧一怔，继而一想，莫非是自己手下的武士，发现了她的同党，也打起来了。于是越发不肯罢手，一面紧紧缠斗，一面高声叫道：“来人呀！”

冯瑛大怒，斥道：“你真是不知好歹！”断玉剑扬空一闪，一招“大漠流沙”，骤下杀手，剑光闪烁，沙飞风起，年羹尧奋力挡了一剑，只听得“克嚓”一声，火花飞溅，自己的尚方宝剑，竟然缺了一口。冯瑛趁他剑法慌乱，又是一招“大海扬波”，剑光飞洒中，年羹尧肩头中了一剑；忽见一条黑影如飞扑来，年羹尧叫道：“快把那野丫头拿住！”冯瑛已跃上墙头，跳出园外。

来的是个长身玉立的少年，冷笑问道：“那个野丫头呢？”年羹尧把手朝外一指，淡月疏星之下，蓦然发现这人不是自己帐下的武士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那人已刷的一剑刺来，年羹尧大吃一惊，肩头一缩，使出无极剑法中的“一羽千钧”招数，意图以柔克刚，连消带打，那料敌人剑法奇诡辛辣，剑势明明向左，不知怎的，却倏然向右，年羹尧飞身闪跃中，陡觉顶心一凉，头发已被割断一络！

这人正是李治。他自从那日得武成化救醒之后，对冯琳在危急之时舍他而去，甚为不解。见她留下解药，心中始稍稍宽慰。想道：“瑛妹”下山之后，性情虽然大变，却还不是寡情绝义之人，看她留下解药，便可知道。因此，寻她之念越急。

武成化虽然是他舅舅，但因并不住在天山，与冯瑛见面不多，因此对她的性格，也就不很熟悉。听甥儿语气，显然对冯瑛情有所钟，叹气劝李治道：“那女娃儿虽然是易女侠的心爱徒儿，面貌武功都是上上之选，但察她人品，却不敢恭维。她虽然给你留下解药，但在危险之中，舍弃至交好友，那却是武林中最不齿之事。”想了一想又道：“何况和你同行的那个女孩子，是否冯瑛，尚未可知。看她留下的解药，名贵之极，却非天山所产。”李治笑道：“除非世上有两个冯瑛，要不然就定不会错！”又道：“舅舅以大义责她，道理当然不错。可是她到底还是个孩子呢！心性未定，易为外物所诱，舅舅你是她的长辈，教诲之责，你也应当担负。”武成化见甥儿极力为她辩解，也就不再提这日他们二人适巧来到陈留。武成化想起：无极派的嫡系传人，傅青主的徒孙钟万堂曾在年家教书，听易兰珠说钟万堂的遗骨便埋在园中。

我和钟万堂虽然未见过面，但我曾得傅青主传过几手绝技，和无极派甚有渊源，既到此地，理应当祭扫他的坟墓。于是和李治趁着夜深时分，也悄悄溜入荒园。

花园当中，书房里的灯光透出碧纱窗外，武成化道：“咦，这里有人！”李治道：“这个花园也造得怪，孤零零的只有这么一间房子。”武成化道：“我听得易女侠说过，钟万堂死后，她打听得年家已把这花园封了。怎么又有人住在这里？”两舅甥蹑手蹑脚，轻轻的跑过去看。忽听得书房中哈哈狂笑，有声喝道：“哈，小年，你回来了吗？你做得好事呀！”门开处一个胖和尚跳了出来，却是了因。

原来是因此人，虽然一向莽撞，有勇无谋，这回却是粗中有细。年羹尧把他带出园子，交给管家招待之后。他忽然想起今晚之事，疑点甚多。按说若然是自小给人当女儿养大，成人之后，必然多少带点女孩儿家的气味。但年羹尧气宇轩昂，做事决断。何曾有半点女孩子气？

了因心有所疑，顾不得贪欢享乐。管家将他带进一间华丽的客房，笑道：“大师，你稍歇会儿，我叫两个歌妓陪你。”了因忽道：“且慢。”管家停了下来，道：“大师有何吩咐？”了因道，“你家的小主人是独子，自小一定很受双亲宠爱的了？”管家笑道：“这个自然。”心中暗道，这和和尚何以会问这些话？了因道：“你们乡下的风俗，独生儿子，多半被父母作为女儿厮养，是吗？”管家笑道：“是有这样的风俗，可是我家的小主人却与众不同，他自小顽皮到极，最爱和人打架。你想，他怎肯给父母当女儿打扮。”了因听了，半晌不语。过了一阵，说道：“我不想要歌妓来陪了。日间来的那两位形容古怪的老人，还在府上吗？”管家回道：“在。”了因道：“我想和他们一见。烦你对他们说，宝国禅师有请。”

管家知道他们乃是同伴，毫不疑心，果然去请双魔。心中还想：主人说这个和尚贪酒好色，想来是夸大其辞的了。

双魔未睡，听说了因在此，急忙来见。了因屏退管家，对双魔道：“主公（指允祯）叫我们监视小年，我们都以为小年忠心可靠。殊不知我今晚却发现他有欺君罔上之事。”双魔惊问所以，了因将年羹尧骗他的事说了。说道：“他的房中定有古怪。我们再去搜他一搜如何？”了因以为双魔必然答应，却不料双魔因位在了因哈布陀诸人之下，了因又极傲慢，他们久已不甘。年羹尧看出他们和了因之间颇有芥蒂，早已用恩结了他们。双魔听了因的话，齐声说道：“这点小事，也算不得是欺君呀！他到底是三军主帅，岂可对他无礼。”了因大怒，道：“好吧，你们不去，我若搜出什么证据，禀告皇上之时，你们也有干连。”八臂神魔萨天刺比较老成练达，拉丁弟弟一把，道：“既然宝国禅师有命，我们岂敢不遵，请禅师先去，我们兄弟，随后就来。”萨天刺用心是想看风使舵，了因见他们既肯答应，也就不为已甚，由得让他们在后面把风。

了因再到书房之时，正是年羹尧将冯琳追到园子西角的时候。花园广阔，三人并未碰头。了因虽隐隐听得西北角上有兵刃碰击之声，但想起机会稍纵即逝，便一心搜索。一搜便搜出了冯琳日常所穿的衣服，心中冷笑：原来是小年把这野丫头收在这里与我们作对！再用禅杖敲击墙壁，又发现了复壁暗门，更是生气。正想出房去找年羹尧，却不料碰到了武成化。

了因曾在武成化手下吃过败仗，仇人相见，分外眼红。提起禅杖，搂头便打。武成化展开虎撑，霎忽之间，连进数招，和了因打得难分难解。就在

此时，李治听得年羹尧的响箭传声，寻声觅迹，追到西北角上，遥见年羹尧和一个少女动手，赶到之时，那少女已跃过墙头。李治使出白发魔女的独门剑法，一剑割断年羹尧的一络头发，忙去追赶那个少女。

年羹尧被李治见面一招，几乎丧命，大为吃惊，按说李治武功虽然厉害，但比年羹尧也高不了多少。不过白发魔女所传的剑法，与各家剑法相反，奇诡凶辣，天下无匹，年羹尧碎不及防，以致吃了大亏。心中凛然，猜疑是冯琳邀了高手来袭击自己，急急赶回书房去看。

这时了因和武成化打得正酣。两人都是内功深厚，神力惊人。禅杖与虎撑每一相交，便发出一声巨响！打到急时，但听得呼呼轰轰之声，园中花木，给两人兵器打得稀烂，花飞叶舞，枝断干裂，方圆数丈之内，沙飞石走。两人都给对方的兵器迫出一丈开外。

年羹尧见此威势，不敢上前。过了一阵，了因渐处下风，武成化运起内家真力，虎撑荡风，哗唧唧一响，斫在禅杖上面，喷出一溜火光，了因虎口发麻，急退两步。武成化无心恋战，迫退了因之后，转身便走。了因气红了眼，一退复上，禅杖一招“苍龙摆尾”，又是卷地扫来。武成化的虎撑一横，反手一招“星横斗转”，将了因的禅杖横封出去，喝道：“凶僧，你真个不知进退，俺可要替你超度了！”口中念念有辞，左手掏出一个铜铃，铃铃的摇个不停，铃声噪耳，把了因听得心烦意乱，杖法使开，已不似先前精妙，武成化的虎撑横射直击，越发凌厉！了因喝道：“小年，你在旁边干瞪眼吗？”年羹尧是大将身份，本就不肯和了因一齐动手，何况敌人太强，他更不愿冒此危险了。了因一喝，年羹尧心中发气，口中却冷笑道：“双魔就快来到，何必我来动手。”说话之间，东南角上两条黑影由隐而现，果然是双魔到了。

年羹尧叫道：“你们快来助战！”萨天刺颇工心计，身形飞起，在掠过年羹尧身畔之时，在他耳边轻轻说了一声：“了因曾搜你的房间！”一掠即过，待年羹尧瞿然醒起之时，他已和萨天都左右分进，三个人排成品字形，将武成化围在当中。

年羹尧听了萨天刺的话，无心观战。跑进书房，只见房中衣物凌乱。心道：“这秃驴越来越无礼了！继而一想：自己是三军主帅，当今皇上最宠信的心腹大将，了因竟敢偷偷摸来搜索我的房间，莫非还有什么所恃？允禩手段毒辣，年羹尧素来深知，如此一层一层的推想下去，不觉冷汗直流。牙根一咬，心道，“了因此人是不能再留在身边了，允禩曾有密令。叫我西征之后，可相机除掉他，我提前动手，也没有什么不可！我现在手握兵权，与了因相比，地位重要得多，允禩绝不至于因我提早杀了了因，而和我翻面。年羹尧熟读兵书，精通谋略，到了此际，已猜出是允禩暗中摆布，叫他和了因互相监视，因此除了因之念愈急。一个人在房中盘算毒计。

年羹尧在房中算计，了因在外面打得更烈。了因功力略在武成化之下，得双魔来助，立即占了上风！萨天刺张牙舞爪，连使猫鹰扑击之技，腾跃闪扑，专攻敌手空门，萨天都恃着一身蛮力，硬冲硬打，了因的禅杖则把虎撑挡住，不让它打中双魔。

武成化又怒又急，怒者是以了因那样的名头，竟然以多为胜，合三名高手之力，围攻自己；急者是李治一去，不闻声息，也不知他是被敌人擒了，还是追出园子去了。急怒之中，无心恋战，为了要冲出包围，手法一紧，虎撑荡风，寒光闪闪，双魔给他迫得团团乱转，虽有了因敌住他的虎撑，双魔也已不能欺身进逼！

激斗之中，萨天都给他的铃声摇得心烦意乱，怒骂道：“装神弄鬼，不是东西！”用铃声扰敌乃是武成化的独门秘法。原来高手搏斗，最忌分神，武成化用铃声扰敌，而自己却不为所扰，威力无形中增长几分。可是这种铃声扰敌的战法，只能收辅助之效，胜负之机，主要还是决于双方实力，了因与双魔三人联手合斗，实力比武成化强得多，所以虽然在百招之内，未见输赢，但却是稳持先手，显处上风！

三人之中，萨天都的功力最低，而且比了因更为莽撞，他被铃声扰得心神不定，发火怒骂，冲上来硬抢武成化的铜铃。武成化一声冷笑，虎撑起处，一招“巨舰横江”把了因的禅杖封着，左手铜铃在萨天都耳边用力一摇，萨天都陡然跳起，武成化长袖一挥，使出傅青主所传的“流星飞袖”绝招，把萨天都蛮牛也似的身躯摔出三丈开外！缺口一破，武成化立即窜出，萨天刺忙着救弟弟，了因一人不敢前追。

了因收回禅杖，气喘吁吁。年羹尧立在门前，微笑说道。“禅师辛苦了！”了因见年羹尧神态安详，若无其事，心中奇道：“他既进了书房，难道还看不出我曾搜过他的房间吗？”提起禅杖，走了过去。年羹尧道：“宝国禅师，进来坐呀！”了因大步跨进书房，禅杖顿地，铿然有声，说道：“小年，你收藏的那个小姑娘呢？咱们都是熟人，为什么不叫她出来见见？”年羹尧笑了一声，道：“宝国禅师，在你跟随皇上多年，还不知道他的心意。”了因道：“怎么？”年羹尧道：“他这人最为多疑，出京之时，他曾叫你暗中对我监视，是么？”了因睁大了眼，年羹尧道：“我早就知道了，是皇上亲自告诉我的。他说他之所以这样吩咐你，是要考验你是否忠诚？”了因“唔”了一声，似信非信。年羹尧道：“所以他并不是提防我，而是提防你啊！”了因心头一震，口中却道：“小年，你想离间我和皇上吗？”年羹尧笑道：“岂敢。不过禅师也不必担心，我断不会对皇上说你坏话。”此话用意，其实是想迫了因和他互相掩护。了因低头不语，对年羹尧的话还未全信，心想：此事甚大，应该和董巨川商量。年羹尧见说他不服，又笑道，“那个女娃子是在我这里，而且已来了半年有多了。”了因见他坦然直承，颇出意外，年羹尧道：“可是这是皇上的意思啊！”了因道：“小年，你胡说！”年羹尧道，“宝国禅师，你虽然武功绝顶，可是对儿女之事，却非深知。”了因道：“怎么？”年羹尧道：“皇上想把这女娃子收入后宫，封为贵妃，你知道么？”了因道，“我知道主公想要她。至于是否要封她作贵妃，那我就知道了。只要主公欢喜，封她作皇后也不出奇。”年羹尧哈哈大笑，道：“宝国禅师此言差矣！这样看来，你不知道的事情还多呢！”

了因愕然，道：“我怎么说话差了。”年羹尧笑道：“本朝宫禁，汉女不准入宫，你知道么？”了因道：“那也不过是说说罢了，前朝的董小宛不是汉女么？”年羹尧笑道：“后来是放宽了，可是汉女绝不能立为皇后，难道你不知道么？”了因道：“唔，那么算我说错了。其实那女娃子被封做什么，和我都不相干。我只知道主公要她，而你却把她藏了大半年，这个怎么说。”年羹尧笑道：“若只是皇上要她，那么事情简单得很，随便把她糟塌，也算不了什么。可是皇上是真的喜欢她呀！”了因道：“小年，你说话别兜圈子，这有什么不同？”年羹尧道：“哈，这就大大不同了。皇上喜欢她，要给她一个封诰，那么她就得是高贵人家出身，你知道么？”了因“唔”了一声，道：“我还是不大明白。”年羹尧道：“普通人都要讲门当户对，这，你是知道了的？皇帝是天下最贵最富的人家，所以立皇后选贵妃都应是

名门之女。普通人家的，只能被选作宫娥，要有了儿子之后，才能被破例升为贵妃。那女娃子来历不明，皇上又不愿委屈她做宫娥，所以只有另想办法了。”了因道：“唔，我明白啦。”年羹尧道：“所以皇上遣她出宫，叫她住到我家，认我父亲做义父，一两年后，再献入宫。”了因道：“那么主公何以又对我说她是私自逃跑的，还叫我留心寻找她呢！”年羹尧笑道：“就因为你们和她很熟，她突然不见，皇上防备你们疑心，所以故意说她跑了。将来她进宫之时，你们只以为她是我的妹子，怎知她就是那个野丫头！”了因已信了七八成，道：“但她怎么住在你的房间？”年羹尧“呸”了一声道：“你这人怎么这样心邪！这园子封闭已久，她住在这里最好没有。”了因道：“唔，那是免得给别人知道。可是——”年羹尧道：“我回来是探望她呀，你以为我住在这里么？”了因笑了起来。年羹尧道：“所以你绝不能告诉皇上，要不然皇上知道你识破他的秘密，你非但无功劳可言，而且有不测之祸！”了因凉了半截，提起禅杖，忽道：“那么那位未来的贵妃娘娘又躲到哪儿去了？”年羹尧道：“她见你来，早就吓得跑了。”说罢，携着了因的手，出到外面，招呼了双魔，四人二同回到正屋安歇。

年羹尧知道了因性情暴躁，所以先是设法拉拢，拉拢不成，就用说话把他吓住，免得他当场发作。回府之后，待了因睡了，悄悄把萨天刺叫来，说道：“皇上当年聘请你们出山，曾许夺位之后，把你封为国师，不想你们现在却身居人下。”萨天刺道：“我们技业平庸，那有什么说的。”话虽如此，年羹尧一听就知是意气之言。笑道：“萨老前辈不必自谦。论武功论资历，你最少都该和了因并列。”萨天刺默然不语。年羹尧笑道：“其实皇上的意思，是要你替代了因。”

萨天刺连连摇首，年羹尧道：“隔墙无耳，你怕什么？实对你说吧，皇上因他特功傲慢，要我把他除了。”允禛所派的五个人：了因、董巨川、双魔和甘天龙，了因是以允禛心腹自居，平时不受年羹尧拢络，董巨川最为奸滑，知道允禛既忌年羹尧亦忌了因，但征战之事要靠年羹尧，所以他对年羹尧也甚为巴结，绝不敢以前辈自居。甘天龙唯董巨川马首是瞻，自己并无主意。双魔则早受年羹尧拢络，所以密谈片刻之后，便和年羹尧商量除掉了因之策。

了因懵然不知。第二日一早，双魔拍门把了因叫起，道：“我们兄弟今日先回军中，宝国禅师还在年府逗留？”了因心急着要回去和董巨川商量，道：“我同你们一齐回去好了。”年羹尧早备好酒菜，替了因饯行。双魔斟满了酒，先自饮了，了因嗜酒如命，片刻之间，饮了三杯，忽见双魔面色有异，年羹尧又不出来，了因试运内功，用丹田之气，将酒迫出，忽觉不如平日通畅，双眼一瞪，萨天都吓得面如土色，了因大喝一声，陡的把萨天刺抓了起来！

按说双魔武功虽较了因为弱，但弟兄合力，也可以和了因打个平手，若再加上年羹尧，那就可以稳操胜券。但年羹尧怕了因勇猛，不敢出来；而双魔长久以来，在了因积威之下，对他甚为惧怕。尤其是萨天都，因为自恃天生神力，铜皮铁骨，曾和了因较力，被了因折服，几乎扭断手腕。萨天都是性直的人，自此对了因生畏。那酒中有萨天刺采自“蛇岛”的毒药，他们兄弟二人服了解药，畅饮无妨。年羹尧因此定下毒计，叫双魔劝他饮酒，本为了因必死无疑，不料了因内功深厚，连饮三杯，面不改容。双魔已自慌了。因此以萨天刺的武功，竟然被了因举手之间，擒了过去！

了因三指在萨天刺脉门一扣，喝道：“快把解药拿来！”萨天刺道：“不关咱们的事。”了因手指用力，萨天刺道：“解药在我袋中。”了因摸了出来，丢进口中，屏风后一声呐喊，年家的武士杀了出来！

了因把萨天刺一掷，抢了禅杖，抡得呼呼风响，指东打西，指南打北，把屏风桌椅，打得稀烂，年羹尧在炮楼上伸出头来，喝道：“萨天刺快快上前！”萨天刺跳了起来，和萨天都硬着头皮进击，了因禅杖一抖，轰的一声，打在石柱之上，顿时把大可合抱的石柱打断，柱折梁摧，墙塌屋倒，双魔在瓦石飞扬、沙雾迷漫中急退，武士们被压得手足折断，满地乱滚，了因抡动禅杖，直打出来，要打进后堂，冲上炮楼和年羹尧拼命！双魔急忙和他缠斗。年羹尧埋伏好的弓箭手，张弓搭箭，引弦待射。了因打了一阵忽觉气促心跳，口中焦渴！正是：兔死狗烹，鸟尽弓藏。欲知后事如何，请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十六回 心腹互猜疑 双魔进酒 同门齐聚集 联剑诛凶

了因虽服了解药，但未及运气调元，便是一场恶战，解药压制不住，毒药慢慢发作，知道不能久战，一个翻身，抡开禅杖，直打出去。弓箭手发一声喊，羽箭纷飞，那里射得他中，片刻之间，给了因打出大门，大声骂道：“年羹尧你这入娘贼，撞在洒家手里，一杖打断你的狗腿！”一脚把年家大门踢烂，呼呼两仗，把大门左右的石狮子也打碎，这才扬长而去。

了因走后，年羹尧下来一看，只见满地断箭，不禁心惊。双魔道，“给他走脱，如何是好？”年羹尧道：“我即刻上摺奏他，皇上不会信他的话。我再叫车辟邪和董巨川拿他，谅他逃不出我的掌心。”

了因打出年家，越想越气。躲上附近山头，打坐一会，把毒都迫发出来，心道：“自己孤掌难鸣，再找这小子报仇，也打他们不过。不如回京去禀告皇上，把他这大将军撤了，然后再和他算帐。”了因一心还以为允禩能替他主持公道，气愤愤的独往北行。

冯琳那晚从复壁暗门中逃走之后，也向北行，第二日到了新安，沿途见路人来往，无不对自己注视，心想：我一个单身女子，难怪受人注意。殊不知她之所以受人注视，乃是生得太美之故。冯琳又想：了因这一班人都出来了，想必放我不过。我还是改装了吧。这时已将到镇上，忽听得背后马铃之声，冯琳一看，只见一个中年书生，面白无须，五短身材，穿得颇为华丽，一身锦衣，甚是夺目。看来像是个公子哥儿。心道：“这人的衣服真好看，我今晚偷他的改装便是，看他走进一间客栈，也跟着进去。掌柜的急忙招待，问道：“这位大爷，你们要一间房还是要两间房？”那书生道：“什么？”回头一看，见一个绝艳少女跟在后边，始知店主误会，笑道：“我一个人呢，怎住得两间房。”店主也笑道：“我还以为这位小姑娘是同你一路来的。”冯琳啐了一口，店主道：“姑娘莫怪，年时不好，很少单身的女子投宿。”那书生要了一间上房，冯琳也要一间，店主人皱起眉头，若然是卖艺跑江湖的单身女子也还罢了，冯琳穿的却是富家小姐的衣裳，店主起了猜疑，不敢让她住宿。冯琳道：“怎么？你欺负我没钱吗？”掏出两粒金豆，摔在柜上，店主人忙笑道：“岂敢岂敢，小店简陋，我是怕你姑娘嫌弃。”急忙也替她开了一间上房。

睡到半夜，冯琳悄悄起来，跃上瓦面，跳过邻房，优耳一听，里面寂无声息，哑然暗笑道：“这书生又不是江湖上的行家，何必这样小心谨慎，捏碎窗格，飞身进去，摸到床边，拿起锦衣。床上的人忽然一声冷笑，跳了起来，反手一勾，就把冯琳的手腕勾住！冯琳沉肩缩时，迅即用了一招“渔夫解网”，把手脱了出来，那书生噫了一声，骄指一戳，好像长着夜眼似的，戳的竟是后颈“天柱”要穴。

昏黑之中，那书生认穴不差毫黍，当然是高手无疑，若在半年之前，冯琳定然被他点倒。书生出手如电，点到之时，忽觉软绵绵的，手指陡然一滑，歪过一旁，冯琳反手一掌，和那人右掌接个正着，冯琳给他掌力一带，几乎跌倒，而那人颇似出乎意料之外，给冯琳的掌力一震，急忙借力飘身，飞过房中那张桌子，靠门一站，“噤”的一声，燃了火石，微笑道：“我早料你会来的了，坐下来，坐下来，咱们好好谈谈，别惊动了店中的人。”冯琳行藏败露，甚为尴尬，只好依言坐下。

那书生将火石点燃了桌上油灯，笑道：“以你的相貌武功为何要做小

贼？”冯琳道，“你怎么会料到我来偷你？”那书生道：“自碰见你后，你就紧跟着我。这点都料不到，我还能在江湖上行走吗？哈，不过，你可走了眼了，我虽然衣着华美，那是我素性如此，我囊中所有，其实不值一偷。你若缺钱使用，我可送你一锭黄金，再多就不行了。”冯琳笑道：“谁要你的黄金？”解开外衣上面的两粒纽扣，露出一圈珍珠颈练，熠熠生光，那是王府珍品，每粒珍珠，都是一式大小，又圆又大。只这串珍珠，便足值百两黄金。那书生吃了一惊，饶是他见多识广，也摸不透冯琳来路。

那书生想了一想，蓦然手摸剑柄，厉声说道：“你不是黑道上的女英雄，想必是公门中的女高手了？失敬，失敬！”冯琳噗嗤一笑道：“什么黑道白道，我是一概不知！”那书生道：“那你来做什么？”冯琳道：“你这套衣裳值多少钱？卖给我吧！”书生一愣，猜不透她的用意，不知她是玩笑还是正经。冯琳道：“我就用这串珍珠买你的衣服，你总不吃亏了吧？”书生怒道：“你是诚心来胡闹不是？”冯琳道：“谁有工夫和你胡闹？”书生看她说话神气，不像是开玩笑，便道：“送你一套衣裳也算不得什么。请问尊师是哪一位？姑娘大名可肯见告么？”冯琳又是噗嗤一笑，道：“咱们萍水相逢，何必查根问底。再说我的师尊多着呢，怎能一一说给你听。”书生道：“你要男子的衣裳做什么？”冯琳道：“你给不给，不给我便走了。”那书生在武林中甚有名气，摸不清冯琳来历，心有不甘，微微一笑，站起来道：“你有本事，就走出去好了。”冯琳心想：要打架我可不怕，可是惊动了人，却不大好。便道：“说给你听也不打紧，你可不许乱说出去。”书生道：“这个自然。”冯琳道：“我的父亲是个大强盗，他迫我嫁给一个我不喜欢的人，所以我便逃跑出来，但他耳目众多，我怕被人看破，只能改装逃避。”

冯琳说的当然是谎话，可是这么一说，却恰巧和鱼娘之事暗合。那书生出神的看着她，忽道：“你今年几岁？”冯琳道：“你真没礼貌，问人年岁干嘛？”那书生哈哈笑道：“好，不问，不问。你的来历也不必告诉我了。咱们心照不宣。”

冯琳道：“你愿不愿卖一套衣裳给我？”书生道：“我送给你。”冯琳大喜道谢。那书生又道：“我的技艺虽然粗疏，在江湖上还有些朋友，你明日和我同行好了。保管大江南北，黑道上的人，谁也不敢对你动手。”冯琳心想：这书生口气好大，我倒要看看他是何等人物，便也笑着答应。

这书生不是别人，正是白泰官的师弟，在独臂神尼门下排行第六的李源。他是湖南的世家公子，十年来足迹不出两湖。最近得到甘凤池的传书，要他在清明之日，到邙山祭扫师傅坟墓。并说明这是同门的一次大聚集，不能不来。因此李源才单身北上。

李源虽然多年来足迹不出两湖，同门之间，却是互通声气。对白泰官这事，隐有所闻，听了冯琳的话，疑她就是鱼娘。可是看她只是十余岁的幼女，而白泰官之事，五六年前已脍炙人口，传遍江湖。据此看来，鱼娘不应如此年轻。但转念一想：女子驻颜有术，听说八妹吕四娘就一直像个廿岁左右的少女。那么鱼娘若得异人传授，保着青春面貌，也不足为奇。心道：“不管她是不是鱼娘，我且和她同走一程，后日可到邙山，只要碰着周二哥或甘七弟一问，定可知道。”

第二日冯琳换了男子服饰，买了一骑健马，果然随着李源同行。路上两人各自出言试探，冯琳乖巧之极，李源哪里试得出来。走了一程，两人下马休息，在树荫下聊天。李源道：“江湖上武功好的女子屈指可数，除了吕四

娘外，就该数到鱼娘了。”冯琳微微一笑，心中大不以为然。李源又道：“你的武功也算得上上的了。我看你纵算比不上吕四娘，也总可比得上鱼娘。”冯琳又是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你见过她们两位吗？”李源一怔，道：“没有见过。”这话确是实言。冯琳笑道：“你既未见过她们二人，又怎知她们武功深浅，胡乱来比呢。”李源本是出言试她，不料给她问倒。强笑道：“虽然没有见过，可是听江湖上朋友所谈，也总可知个大概。你见过她们吗？”冯琳笑道：“我倒真的见过，吕四娘的武功，那是人中少有。鱼娘虽会武艺，却不见得如何。”冯琳的话也是实言。她前年在杭州“三潭印月”之时，曾见过吕四娘与鱼娘和了因动手。李源听她大赞吕四娘而贬低鱼娘，越发怀疑她就是鱼娘本人。正想出言再试，冯琳忽道：“决走，快走！”李源抬头一看，见一个胖和尚提着禅杖大步走来，正是自己的大师兄了因。李源吃了一惊，了因已大声喊道：“六弟慢走，咱们快有十年不见了啦！”冯琳见李源不走，心想，我若一走，马上就要给了因看破。他武功极强，夺马追来，我定逃走不了，也便故作镇定，闲闲的倚在树旁。心中盘算脱身之计。

李源十年来未见过了因，但从同门口中，对了因近年的行事，却是了如指掌。心中暗暗叫苦。了因道：“师弟，你好？这位朋友是谁？”李源武功，同其他六位同门一样，大半出于了因所授，虽然知他已是背师叛道，还是恭敬的问好。答道：“托庇平安。这位朋友是路上碰到的。”了因“哦”了一声，定睛注视冯琳。李源道：“听说师兄近年得意。”了因道：“唔，你们做师弟的很不高兴是吗？”李源不敢答话，了因仍然望着冯琳，李源心中颇怪冯琳不懂江湖礼节，走过去对她道：“这位是我的师兄了因，你过来见见。”冯琳把手一扬，蓦然飞出三柄匕首，一柄射李源坐马，两柄却射李源，李源大吃一惊，猝不及防，闪开一把，却给另一把射中左肩，扑通倒地。冯琳飞身跳上马背，用匕首在马臀一插，那马负痛狂嘶，飞奔而去！

原来冯琳听得李源与了因兄弟相称，心中暗想：若不快逃，片刻之后，他们师兄弟一说明白，我就糟了。她年纪虽小，计谋却多，知道了因武功极高，飞刀定然射他不中，所以改射李源。心想：他师弟受了刀伤，他定然无暇追我。冯琳想得不错，可是却无辜伤了李源。

了因见冯琳上马飞奔，追之不及。果然先救治李源。了因对冯琳的毒刀来历，甚为清楚，囊中虽无对症的解药，但立刻替李源剜肉疗毒，用大内的金创圣药敷上，也可保无事。了因倒不是特别疼爱这个师弟，而是想把他医好之后，迫他听自己的话，随自己入京。了因投了允禎之后，六个师弟，无一从他，他深觉颜面无光。李源在江南七侠中的名气，虽不如甘凤池与白泰官之大，但迫得他从顺，总可挽回一点面子。免得江湖上的朋友嘲笑，说他自命是“江南七侠”之首，连自己亲手教过的师弟都不服他。

了因替李源解了外衣，剜肉疗毒，手有所触，心念一动，搜索李源怀中物件，在贴身内衣之内，搜出了一个腊丸，了因是江湖上的大行家，把腊丸掐碎，里面藏有一张字条，取出一看，却原来是湖南曾静，写给岳钟琪的密函。曾静和岳钟琪的父亲乃是朋友，这封信是劝岳钟琪在取得兵权之后，举兵抗清的。信中还抬出岳姓的先贤岳飞，劝岳钟琪学岳飞的模样，抵抗异族侵袭。了因虽然识字无多，意思却还看得明白，冷冷笑道：“瞧不出这位公子哥儿还会来这一手。”继而一想：岳钟琪乃是年羹尧的副手，有了这封密件，便可作为凭证，连年羹尧也扳倒他。心念此仇可报，不觉大喜。这时了因心思已变，只想把李源押到北京领赏、他顺不顺从，倒无关紧要了。

过了一阵。李源悠悠醒转，只见了因手中拿着那张字条，嘻嘻冷笑，得意之极。李源冷汗直流，知道事情已败露，拼命跳了起来，了因一声冷笑，轻轻一推，便将李源推跌地上。

了因喝道：“你干什么？”李源嚷道：“师兄，你是不是汉人？”了因道：“是汉人又怎样？”李源道：“是汉人就该把这张字条还我。”了因“呸”了一声，道：“你乖乖的随我到北京去。”李源又道：“你完全忘记了师傅的吩咐么？”了因狂笑道：“师傅既死，我就是你们的师傅。”李源怒道：“好哇，了因！你把我杀了吧！”

了因道：“你要死还不容易，只是你也知道我的手段，你想我用分筋错骨的手法，把你煎皮拆骨；还是想用点穴的手法，让你落个全尸，而且还可以再活三日？”这两种手法都是极厉害的刑罚，分筋错骨惨于碎剐凌迟，但若被他用毒辣的手法点穴，则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，比碎剐凌迟还要痛苦。李源出身富家，不觉心悸。了因见他面色惨白，笑道。“你想清楚没有？”李源曾读诗书，想起“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”两句，胆气顿壮，斥道：“不必多言，我若怕死，也算不得是江南七侠了！”

了因一声狞笑，把李源拉近身边，抬起蒲扇般的大手，照李源后颈捏下。李源瞑目待死，但听得了因笑道：“可惜今日以后，江南七侠，就只剩下六人。你口口声声要遵师傅的遗训，就让你去见师傅吧！哈，此地离邙山已近，你要不要我将你葬在师傅墓旁？”李源心念一动，想起明日可到邙山，又想起一众同门，都在邙山聚会。再想起惨死虽无足惧，但若有一线生机，也不该放过。了因手指已触到他的颈骨，停了一停，李源大声嚷道：“师兄，我还是听你吩咐。”了因哈哈一笑，松开了手，心道：“这个公子哥儿，果然经不起我的一吓！”李源道：“我随你到北京去，但请你不要牵累曾老先生。”了因“哼”了一声，道：“唔，这个以后说吧。只要你乖乖听话，我也许可以手下留情。”了因又问起冯琳何以会和他一道，李源依直说了。了因知他十年来足迹不出两湖，料他所言非假。不再多问，押他上路。

第二日中午时分，经过邙山山下，了因耳听山下的黄河水声轰鸣，眼看崑山邙山，迎面矗立，想起当年在此山习技的往事，不觉游目四顾，回忆旧日游踪。李源忽道：“师兄，今日是什么日子？”了因道：“谁耐烦去记。”李源道：“今日正是清明节呀！”了因一算，果然不错。道：“是清明又怎么样？”李源道：“师傅死后，小弟屡次想来扫墓，都因家事羁绊，未能前来。心中惭愧已极。今日清明佳节，恰恰经过此山。小弟求师兄开恩，准我上山一拜。”了因面上一红，想起师傅死后，自己也从未祭扫过。了因对独臂神尼之死，虽然漠不关心，但独臂神尼到底是他的恩师，既然经过此山，又恰值清明节日，也油然起了扫墓之心，慨然说道：“好吧，咱们就上山一拜。”牵着李源的手，直上邙山。

邙山春日，风景绝佳，山花遍地，有红里参白像大红玛瑙的茶花；有桃红花瓣包着金丝花蕊的杜鹃花；有青丝花蕊镶着乳白花瓣的报春花。密密丛丛，满眼都是。走了一阵，已到主峰，山峰上挂下的瀑布，在丽日下洒起金色珍珠的泡沫。了因虽然贪恋繁华，到此也不禁精神一爽。抬头一望，还记得前面那座突出的山峰，就是当年师傅教自己轻功的地方，只因为自己幼年时根基扎得不好，轻功总练不到登峰造极。那边流泉飞瀑之旁的大石，却是自己试杖之地，石上留下的杖痕想必还在。了因边想边走，不多一会，和李源攀到峰顶。

山顶上，独臂神尼所养的黑白二雕在空中盘旋飞鸣，似乎是出来接客。了因叫了声：“小黑小白”，黑白二雕呼的一声从了因头顶掠过，了因道：“咦，小黑小白也不理我了！”蓦然想起自己今年已近六十，离开邙山也有二十多年了，“小黑小白”也应当改称“老黑老白”了。

二雕出现，李源精神一振，走过两行槐树夹着的山道，墓园遥遥在望。了因忽道：“咦，那边有人。想是那位同门也上来祭扫了。”话声未停，吕四娘和甘凤池突然现出身形，了因骤吃一惊，翻身便抓李源，李源早已跳开，吕四娘撮唇一啸，黑白二雕凌空击下，了因大怒，这黑白二雕竟然听吕四娘的话来攻击自己；禅杖盘头一扫，喝道：“你这两个扁毛畜生也来欺我！”二雕震于他的威势，一掠下又即飞起，就在这瞬息之间，吕四娘已一剑飞前，陡然把李源抢走。

了因气红了眼，吕四娘微微一笑，山头上高高矮矮，三五成群，不但六个师弟一个不缺，连关东四侠和铁掌神弹杨仲英等人也都来了。二师弟周浚冷冷说道：“了因，你也来么？”

李源和同门见过，始知刚才抢救自己的就是师傅的关门徒弟吕四娘，十分惊讶。甘凤池看出他肩臂受伤，问他所以，李源一一说了，甘凤池极为愤怒，对周浚道：“二哥，他贵人事忙，那还有闲心到此扫墓，他是押六哥到京请赏，路经此地，六哥求他‘恩准’上山，他怕‘犯人’脱逃，所以才跟上来的。”了因面色红里泛青，禅杖一挥，把一块石头打得粉碎，怒道：“凤池，你现在对谁说话！”甘凤池扳脸不答。周浚道：“难得你今日到此，请到师傅墓前说吧。”

了因心中盘算脱逃之计，提起禅杖，傲然前行，片刻之后，到了墓园，只见墓园碑上写着“前明公主武林侠尼之墓”十个大字，左下角写着门人：周浚、路民瞻、曹仁父、白泰官、李源、甘凤池、吕四娘立。却无了因的名字。了因禅杖顿地，怒道：“立这墓碑是谁的主意？上面的字是谁写的？”

甘凤池道：“是我派人征求了一众同门的意见，鸠工建立的。墓碑上的字是大家公决推路三哥写的，怎么样？”了因道：“为何你不向我请问？墓碑上又为何没有我的名字？”甘凤池闭口不答。周浚道：“咱们一众同门都已齐集，现在依次行礼。”七个人排成一队，由周浚领前，正拟行礼。了因一跃而前，呼的一掌把周浚推开，抢在前头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吕四娘凌空跃起，抢在墓前，横剑一封，冷冷说道：“我们同门祭扫，敬辞外人参预。你要跪拜，应等我们祭过之后。这点规矩，你都不懂么？”

了因大叫道：“反了，反了！我入师门之时你还未出世，你倒干涉起我来了！”周浚跃上一块岩石大声说道：“独臂神尼门下弟子公决，在师傅灵前祭告，逐出叛徒了因。趁各位武林前辈在此，今日昭告天下！”了因陡的跳上石岩，吕四娘已抢先一步，立在周浚身边。周浚续道，“叛徒了因背师叛道，弟子等今日禀承师尊遗训，清理门户。愿各位武林前辈作证。”周浚说罢，甘凤池喝道：“了因，你还要我们动手吗？”江湖上替死去的师傅清理门户，第一步是先由同门公决，把叛徒逐出门墙；然后才鸣鼓而攻，迫他在师傅灵前自决，自己给自己定罪，自己给自己执法，罪情重大的，就得自裁。若他自己所定之罪过轻，同门可以纠正。若他不服，则同门中不论哪个都可杀他。今日了因自投罗网，江南七侠遂得在一日之内，将两件事都并在一起办了。

了因嘿嘿冷笑，突然反身一跃，禅杖在半空舞了一道圆圈，路民瞻白泰